5

V
B192
S5F17
1549

兩鎮三關通志卷六

光武建武元年蘇竟爲代太守

竟先爲郡都尉王莽末匈奴擾亂北邊歿罹其禍竟完輯一郡帝即位就拜太守使固塞備匈奴

王莽更始之時代太守趙求也竟其繼求者乎蓋光武即位邊守以漸而易況以迎歸寵以徵叛求之復任至是亦以竟代矣馬援謂帝不及高帝無可無不可者此類是也然考之求爲太守納上谷之勸決意廣阿因復胡之師平定張曄彼時竟爲都尉史稱完輯一郡則所以周旋其間者功固歿也大書紀之不

忘竟也

附竟非莽授辯

按漢書竟傳言竟善圖緯能通百家言王莽時與劉歆共典校書拜代都尉是以都尉爲莽授也今考之竟遺歆子龔書曰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則所謂與歆共典校書者信矣然考之歆傳歆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死歆爲中壘校尉哀帝即位王莽舉歆宗室有才行復領秘書隨以爭立左氏春秋出爲五原太守數年以病免及哀帝崩王莽執政起歆則歆已改名秀爲京兆尹治明堂辟雍莽篡之二年歆子棻誅而莽疎歆矣蓋自出守五原歆不復典校書而謂竟之都尉爲莽授非也竊意竟之至代即歆出守之年蓋歆以罪出校書事罷同事者亦皆補外也跡涉偽朝汙累賢者余不得不爲之辯

五年冬十二月盧芳自匈奴入于五原以叛

芳安定人王莽時天下思漢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立拜芳騎都尉令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芳自稱西平王結好匈奴匈奴以兵迎之立以爲漢帝時李興隨昱石鮪閔堪及朔方田颯各起兵稱將軍匈奴遣使入五原塞與興等

約和親且告欲令芳還漢地于是興堪引兵至單于
逆迎芳與俱入五原分兵侵苦北邊
芳非漢後故直書曰叛匈奴迎送不書不與匈奴擅
置偽君也興等始稱應漢而終于從芳且連結胡虜
侵苦邊郡蹔前功矣故不書而繫之芳蒙叛辭

遂據雲中定襄

及鴈門朔方並置守令

偏將軍隨弟來屯代太守竟歸于京師

盧芳畧據諸郡帝乃使弟屯代竟病篤以兵屬弟詣
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日以病免

諸郡皆失而代獨存勝其任也弟至而以兵屬弟得
其人也歸于京師不有寧也病免侍中不餙偽也是
故竟之臣節著矣紀曰弟來屯代竟歸京師與竟也
許其可以歸也噫竟之免歸南陽也移書劉龔招來
鄧仲陳示禍福情辭懇惻余嘗以爲無減王命論也
曾謂去代而肯苟邪紀曰弟來屯代竟歸京師亦以
見弟不來則竟不歸也

附竟移劉龔書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
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
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

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遊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知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妙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于目前何自負叛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illegible]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illegible]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強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自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與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于天參之于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咎天時繆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

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
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
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
明或潛藏久沉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
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
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轉相壞誤由此論之
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
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
之都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
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為

八魁八魁上帝閉塞之時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
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
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
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
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
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
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効也五七之
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與焉如何恠惑依而恃
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
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夫周公

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說濟北以不從吳濞之叛也自更始以來辜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與良醫不能救無命疆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意仲尼棲棲墨于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邀爵祿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惜不能已耳

六年夏六月盧芳寇代太守劉興死之

芳將賈覽合胡騎萬餘寇代興擊之戰于高柳兵敗死之

代之存竟之功興之死弟之罪也然興來代竟弟或罷屯今不可考也

七年冬雲中歸正

芳初署李興五原太守田颯朔方太守後以事誅興于是其黨疑懼所署雲中太守橋扈與颯舉郡歸正詔領職如故

曰歸正喜之也蓋自王莽之亂雲中至是始為漢也不言扈颯扈颯疑懼而降無歸正之素也是故以郡為辭

九年夏六月大司馬吳漢來討盧芳

漢率將軍王常朱祐侯進王霸等兵五萬餘擊芳將賈覽閔堪于高柳匈奴遣騎助之會雨漢軍戰不利漢還洛陽留王常屯涿朱祐屯常山侯進屯漁陽王霸屯上谷

高柳之役漢將王常而下更四人焉何以不書曰漢為司馬責任所歸且人衆罔功言之貽漢羞也戰于高柳失利引還何以不書曰進退勝負兵事之常終于臧賊而已且不以芳敵漢也

十年春正月大司馬漢擊芳匈奴敗之

漢復率王常等四將軍及漁陽太守陳訢擊賈覽于高柳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捄覽漢等連戰于平城下敗之

十二年秋九月平城歸正

初鴈門人賈丹霍匡鮮勝為芳將尹由所畧由以為將與共守平城及是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鴈門太守郭涼降涼上狀詔封丹等列侯輸金帛賜平城降民

按漢書本紀賈丹殺尹由以降列在十四年夫丹輩之有功正以折芳羽翼使之疑沮若十四年則芳奔匈奴已踰年矣由何乃獨存而丹輩殺之其功可侯

邪及考杜茂傳有郭凉事言此甚詳曰自丹等殺由芳城邑稍稍來降凉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蓋以為十二年事也又丹鴈門人而本紀以為平城丹臣勝同斬由而本紀獨以為丹則本紀之誤又不止其年也今依茂傳更正

冬十月驃騎將軍杜茂來屯飛狐

築亭障修烽燧以備芳匈奴

十三年春正月五原歸正芳奔于匈奴

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能下隨昱為芳留守五原

歆脅芳降芳知之自以羽翼外折心脅內離乃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以郡歸正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昱弟憲武進侯平城五原歸正不言丹昱者以郡為辭也猶夫雲中也內屬在芳奔後今紀其前者本其心也昱謀脅芳乃心漢矣芳之出奔畏昱之心也

肖定襄郡

徙其民于西河

按漢書以肖定襄為十年事今考之芳自五年之叛竊據諸郡十年芳未破也五原定襄未為漢也何以

得肖必芳奔之後乎芳奔而漢始經理邊郡也今改置芳奔後

十四年匈奴寇高柳騎都尉張堪擊走之

時堪代領杜茂屯營

十五年春二月吏民內徙

見宣紀

十六年冬十月盧芳入于高柳

芳至匈奴悔奔潛兵入居高柳

十一月芳遣使如京師封芳為代王

芳既入居高柳與閔堪兄林遣使如京師乞降詔封芳為代王拜堪為代相林為太傅賜綈二萬匹使和集匈奴芳上疏陳謝因奉玉璽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孔子斷其要君芳入高柳遣使乞降未為無要也王芳其光武之不得已乎厭苦兵革于此可見

十八年夏四月芳復奔于匈奴

芳之降也詔朝明年正月其冬芳行至昌平有詔止之令更朝明年芳還疑懼復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騎迎芳芳遂與妻子復奔匈奴留匈奴十餘年病死

附光武待盧芳說　光武之待盧芳論者往往致疑余則曰皆其不得已也何者方芳之請降也不咎其連胡盜邊之罪不責其束身歸闕之誠賜號稱王建相立傳恩幾過隆矣及其入朝也初則許其歲首繼則反之昌平徘徊道路致生嫌猜網為少密焉夫寬之于任肆跳梁之寇而急之于安集邊鄙之臣信之于外倚強虜之日而疑之于單車就道之時非仁明者心也余故曰光武之待盧芳皆其不得已也夫芳之始也發身左谷籍口田卿彼時宗室四散多所擁立赤眉盆子邯鄲王昌強弱互爭真偽竟騁光武之于昌也則廉其肆卜之情以黜杜威之請其于盆子則矜其不死之對以隆趙邸之恩蓋皆酌常變之權宜篤親疎之大義非苟然者也嗟夫高柳之入代國之建帝其信芳已乎蓋自隗囂公孫述輩咸謂芳為文伯斯時也而欵帝全無信于芳不能也入朝之詔昌平之旋帝其疑芳已乎蓋自閔堪兄弟之貳而芳之偽跡漸著斯時也而欵帝仍無疑于芳不能也信則篤于仁而申以維藩之命疑則逆其詐而黜其入朝之儀於戲是豈帝得已也哉而仁義之道不外是矣

二十年夏五月匈奴入寇

初匈奴聞漢購芳貪漢賞遣芳還降芳降以自歸為功不言匈奴匈奴復恥言其計賞遂不行由是大恨數入寇

冬省五原郡

徙其民于河東

二十一年冬十月匈奴烏桓入寇伏波將軍馬援來行障塞

援將三千騎至高柳行視代及上谷鴈門障塞旣而出五阮關掩擊烏桓烏桓候者知之相率逃避援追斬百餘級烏桓蔑兵尾擊援援晨夜奔還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五阮關漢書註曰在代今不可考此東漢出塞之師也形露先機勇虧後殿伏波錚錚竟不免此蓋由立功之心勝以故慮患之智疎也得不償失斯不足紀也夫

附出塞論

蓋嘗觀古人之得失究往跡之成敗而知兵之為用也是故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畫難講是故神智之所權而不可膠柱論也夫進取之道其科有三有謂數往數來擾彼生息伺其怠防可以得志者有謂卷甲輕賫疾驅力戰迅雷之下不

及掩耳者有謂方軌巨轍結陣而進無堅于前無陷于後者是三者古人皆行之矣彼稅我駕彼駕我休一歲之間至九奔命此巫臣所以敝楚也是擾之之說勝矣疾走藍田直入武庫擊鼓鏦金從天而下此亞夫所以制吳也是迅之之說勝矣六十萬衆壁于荆疆飲食休沐視可而動此王翦所以并楚也是用衆之說勝矣然皆施之中國也非所以施之外夷為出塞也夫擾之之利以田產室家桑梓禾稼之顧惜也胡虜之俗射獵為生水草是逐迭出之師雖勤奔命之急未見數舉之後我銳斯殲所謂先自斃也故五威之師不罷而莽以亡迅之之利以間諜鄉道地里險易之素知也大漠之北沙磧磽确磎谷邃密從天之師縱降自拔之力已微遠出無援轉戰不繼所謂遺之禽也故貳師之軍不進而陵以降用衆之利以十圍可以隳堅五攻可以更駕棲畆可以因糧即邑可以休士也胡虜北徙動輙千里畜牧旣行赤地如掌欲戰不獲欲進不能士氣日衰糧食日乏是雖結陣以進而難于全師以退也故廣利悉其力于郅居而盡其師于重壍故曰兵之為用施之中國一戰之捷易立而伐國之功難成施之外夷保險之要易

求而出塞之畫難講雖然趙充國屯田金城羌胡首尾不捄非所謂擾之善者乎李靖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突厥非所謂迅之善者乎衛青輕騎在前武剛在後行則以運止則為營非所謂用衆之善者乎於戲神于通變者擾可也迅可也用衆可也是故為充國為靖為青否則擾以自斃迅以遺禽用衆以厚覆為莽為陵為廣利矣兵何定形之有哉要之擾莫便于屯田迅莫捷于用間用衆莫嚴于轉餉是三者則一定而不可移者也

二十四年春正月南匈奴款塞

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永為藩蔽帝用中郎將耿國議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是為南匈奴

武帝興兵北伐至宣帝而匈奴款塞光武徙民省郡其末年匈奴亦款塞以是知服胡之道在自治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居烏桓于塞內

見宣紀

二十六年居南匈奴于雲中

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聽入居雲中置使中郎將將兵衛護以郴為之又置安集掾史將弛刑隨

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
入居必紀謹之也說見宣紀居烏桓塞內下
歸所徙吏民
見宣紀
二十七年復置五原定襄郡
帝命太尉趙憙典邊事為久長規憙上言復緣邊諸
郡從之
冬徙南匈奴于西河美稷
匈奴五骨都侯子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
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戰不利于是詔單
于徙居西河美稷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留西河
衛護之設掾史如前是時緣邊諸郡俱復南單于乃
列置諸部助漢扞戍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
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栗籍骨都侯屯代左
南將軍屯鴈門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西河
即勝州東河古有西河郡或曰今汾州美稷西河屬
縣
徙居必紀謹之至也于是單于列置諸部為漢扞戍
斯亦獲其利矣而何以曰隳防噫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拆關漫藏戎所由興是故南匈奴終叛善執侯應

之言曰單于保塞必深德漢求請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足稱長慮也夫

明帝永平五年冬十二月北匈奴寇雲中南匈奴擊却之

北匈奴七千騎入五原塞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西河長史馬襄亦引兵赴救虜乃引去○原陽有考在鴈門紀

入紀以來外夷效節于中國首見此是固光武之烈也

八年春三月置度遼將軍

初大司農耿國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不從至是北匈奴請合市許之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懷怨款叛密使人詣北匈奴約迎時越騎司馬鄭衆北使疑有異伺候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置度遼將軍于五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

南匈奴始貳也自是漢人所以為之防者日密置大將建屯營蓋以彼之動靜為勞逸矣雖然南匈奴之貳漢之利也夫須卜之使不漏則度遼之兵不置度遼之兵不置則二虜之勢遂連其反也不于永平建

初之際而于永康建寧之間則漢之不胡者幾希矣
度遼一置兩戎寢謀意者有天幸乎雖勞不怨矣
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來屯五原
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栢時又遣騎都尉秦彭
屯美稷以備南北虜交通其秋北匈奴果遣二千騎
候望朔方作馬革舩欲渡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引
去○曼栢五原屬縣或曰即勝州連谷縣
冬十月募罪人來實五原
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
度遼將軍營實五原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
書無獲譏輕舉也說見宣紀
北匈奴寇雲中太守范擊走之
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過五千人移書傍郡
吏欲移書求捄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范兵
不敵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
星列虜遥望火夕謂漢兵捄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
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籍死
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不移書則我志專夕爇火則敵氣沮因而赴之所謂
我盛彼竭必勝之道也范真知兵哉

章帝建初元年耿秉為度遼將軍

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

烏桓置校度遼建將為外夷也而烏桓置于寧城度遼置于五原是故二紀及之雖然授官不遍紀錄賢則紀若訓秉是也

八年北匈奴款塞

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北單于復願與史人合市詔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降者三萬餘人亦既衆矣遣驛慰納斯勝于武帝之傳車千乘也此則光武之貽謀與

附漢匈奴論

夫匈奴之在兩漢南北並峙相為終始其間情態陡步異宜固嘗控弦代谷烽火甘泉傲恣肆以自稱為驕子矣而甘露之時則稽首外藩貢篚不絕建初之歲則輸誠保塞使轍相先論之者曰呼韓之效順當國勢之五分日逐之南遷值北庭之衰耗是固然也然內治失恒則夷德莫厭我命未輯則河清難期故夫舍已以俟人者自淪者也又曰衛霍奮絕幕之威翕侯失計耿竇著天山之績禹犢歸元是亦然也然郅居失利海西覆軍左賢紿辭涿邪

徙反故夫窮兵以逞欲者自焚者也吾之所取者其
惟在于文宣光章之世乎是故輸徙以實邊也成以
盡備魏尚用而循吏之化行廉范守而儒將之效出
內焉而十六將軍之屯畜其威于不殺外焉而度遼
烏桓之置伐其謀于未行可謂治已治人兩盡其道
籌邊裕國不失其經者矣是故有文宣光章之保民
則雖不值匈奴之多故中國未嘗不尊有文帝光皇
之詰戎則雖不有衛霍實取之北伐外夷未嘗不服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邛戎蓋有見于斯乎
元和三年春二月使者來祀恒山

時帝北巡至中山
東漢有事于恒山未審其于何所今考之亦必上曲
陽也夫中山為今定州去今曲陽五十里而近且無
山蹊之險祠在曲陽章帝必至之矣中山遣使則祠
在恒山北谷可知而今曲陽非上曲陽為益明矣
章和元年秋八月北匈奴款塞
鮮卑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屈蘭
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款
雲中五原塞降
北虜款塞八年紀之矣何以復紀尊漢室善群策也

夫自建武保塞永平置將以來二虜絶通諸夷遘難由是北部益微降者接踵矣夫南匈奴盡節于漢則北虜之求好難之可也故曰尊漢室善群策也

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度遼將軍鄧鴻會車騎將軍竇憲出塞擊北匈奴

鴻將沿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南匈奴左賢王安國會憲出捆陽擊匈奴破之○捆陽塞名在五原

出塞未有書會某者書會憲惡憲且病漢也夫北匈奴之欵塞屢矣南單于破北成南之計非漢利也宋意論之最為上校憲以擅殺囚閉而求贖罪于北庭漢使罪人將兵而縱夕殺于已服所失豈其微哉上紀北匈奴欵塞下紀出塞擊之首禍主兵必有任其咎者曰會憲其人也乎破虜不紀固畧之也

附宋意諫伐北匈奴疏戎狄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于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于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故也臣

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勤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畧去安即危矣

五年冬十月南匈奴左賢王師子來居五原界

初南單于屯屠何死先單于宣弟安國立左谷蠡王師子轉為左賢王安國素無稱譽師子勇黠數將兵國人附之于是安國欲殺師子與諸降胡怨師子者同謀師子覺之乃別居五原界

于是師子以得衆見猜避難依我非寇盜比也書曰来居自美稷之辭也

六年春正月度遼將軍朱徽殺南匈奴單于安國立師子于五原

安國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斷其章而崇與徽上言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叛帝下公卿議皆以為宜遣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責其部衆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聽權時方畧從之徽崇遂發兵

造單于庭安國驚去舉兵欲誅師子師子悉將盧落入曼栢城安國追至城下徽遣吏曉譬不聽崇徽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為等恐并誅乃殺安國立師子于曼栢

師子非叛安國首兵漢將致罰罪人斯得何以不書誅曰殺安國非上意也且安國師子君臣之分定矣大杖則走臣道斯乖耿臣討君為法不順特書曰殺示刑頗也殺安國者杜崇何以書徽曰崇不足責也漢置度遼為平戎也身為大將華夷賴之不平曲直輒斷封章相與比周共成其罪夫謀殺師子安國實也起兵背叛無乃誣乎詔使未復其庭發兵已至其部安國之死徽之力也春秋嚴首惡之誅是故不敢怨徽也

十二年夏閏四月賑五原

十四年夏四月賑五原

安帝永初二年十二月賑定襄

三年夏六月烏桓寇代

見宣紀

嗟夫永元以後漢斯下矣窮兵者極其力丁巳服擅詔者致其辟于不順五原再賑邊民告疲代郡被兵

烏桓肆傲求知永平章和之間何可得也噫七制之
主此其所以獨稱與
秋九月南匈奴反及烏桓鮮卑寇五原
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旣還說單于曰關東水潦
人民饑死漢可擊也單于信之遂反合鴈門烏桓率
衆王無何允鮮卑大人丘倫等七千餘騎寇五原殺
長吏五原太守與戰于高渠谷敗績○高渠谷在五
原北
賞罰無章廢置失道余固知南虜之叛也歆誅罪首
其于朱徽也夫

四年春正月梁瑾為度遼將軍討南匈奴降之
南匈奴反詔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
雄為副瑾行度遼將軍事發兵擊之時單于圍中郎
將耿仲于美稷已數月仲移檄求救瑾將八千餘人
馳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斬
其渠帥而下三千餘人單于自將迎瑾瑾被甲奔擊
所向皆破虜引還虎澤會熙軍至曼栢熙暴疾瑾與
雄仲連營而前急攻虎澤單于大怖讓韓琮曰汝言
漢人盡死此為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瑾大陳兵受
之單于脫帽徒跣稽顙求納質會熙卒于師詔瑾留

屯五原

何熙主師瑾何以紀錄功也

元初五年秋八月鮮卑寇代

見宣紀

六年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度遼將軍鄧遵擊破之

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匈奴右北平兵追擊大破之獲生口牛羊甚衆

建光元年夏五月耿夔為度遼將軍

夔秉弟故雲中五原太守鄧遵以譖自殺召拜夔度遼將軍

夔何以得紀史稱夔才氣無雙連年出塞擊斬功罪與秉相望有足紀焉於戲耿氏之于吾土況弇父子之在上谷秉夔兄弟之在雲中要當百世祀也或問夔為雲中五原太守何以不紀曰夔功著于度遼時

秋九月鮮卑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功曹楊穆死之鮮卑遂圍馬城度遼將軍夔擊却之

遼西鮮卑入寇攻居庸嚴穆禦戰死之見宣紀鮮卑遂圍烏桓校尉徐常于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為兩道捄之常夜得潛出與

夔參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追擊出塞而還

嚴穆書死與效節也在上谷為恤隣在雲中為扞患紀之重不厭也圍常何以不書曰常能夜出與夔同力非虜所能圍也所以恕常也又春秋之義王師以自敗為文恕常所以尊漢也

延光元年冬十月鮮卑寇定襄

鮮卑既累入膽意轉盛控弦數萬復寇定襄及鴈門太原掠殺吏民

二年冬十一月鮮卑寇曼栢

其至鞬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數道攻南匈奴于曼栢南匈奴冀鞬日逐王戰死

南匈奴服後于漢其敗何以不紀曰未可同之漢也然則鮮卑何以書寇曰曼栢漢上也

三年秋鮮卑寇高柳

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

順帝永建元年秋八月鮮卑寇代太守李超死之

冬十月增屯兵

鮮卑數侵暴南單于上書乞修復障塞詔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增兵必紀謹夷患重煩中國也

陽嘉二年秋八月鮮卑寇代

入馬城破代郡兵

四年冬十月烏桓寇雲中

烏桓寇雲中遮截商賈牛車千餘輛度遼將軍耿曄率二千餘人擊之不利又戰于沙南斬首五百烏桓遂圍曄于蘭池城于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沙南縣名漢屬雲中蘭池城在沙南

圍曄不書恕曄以尊漢也戰沙南不書得不足贖失也

永和五年夏四月南匈奴反寇代度遼將軍馬續擊破之

南匈奴大人吾斯車紐反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寇代及朔方殺長吏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沿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

獨書續續賢且主兵也

五月詔度遼將軍續招降南匈奴

續之破虜也吾斯等更屯聚攻沒城邑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乃上書曰匈奴寇

叛自知罪極窮鳥困獸且猶捄死況種類繁熾不可
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
竊見度遼將軍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
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
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
帝從之乃詔續招降反虜商又移書續曰中國安寧
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
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
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
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
郡並皆遵行于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詣續降
書招降何美梁商也商策于是乎可用矣漢自呼韓
屈服以來使斧四行威馳絕域傅常奮其勇甘陳播
其威陳馬擅其斷故當時羌胡犯漢法者不自分全
急而走險將失厥庶矣是故商之策可用也
秋徙朔方來治五原
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
數萬攻破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寇涼并幽冀乃徙朔
方來治五原時又徙酋河治離石上郡治陽夏
冬十一月中郎將張歆來討南匈奴降之

戰于馬城斬三千級獲生口兵器牛羊甚衆車紐將
諸豪帥降
戰于馬城不書卒降之也所以成五月之詔也
杜密為代太守
未幾徵入
或問密不久于代斯得以賢錄乎曰密家居不為寒
蟬而況建節專郡政教自出也邪是故在代之績雖
暫必著今無考焉史失之也
桓帝永壽二年秋七月鮮卑寇雲中
鮮卑檀石槐者勇健有智畧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
直無敢犯者衆推以為大人立庭于彈汗山去高柳
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
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至是入寇
八月李膺為度遼將軍
鮮卑入寇帝聞膺名徵拜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
勒龜茲數出攻鈔雲中及張掖酒泉膺到邊望風懼
服先所掠男女皆送還塞下聲振遠域
永明置將迄今百年耿秉久任頗著信和梁瑾繼聲
亦伸武節若夫風裁素馳不殺而化則惟元禮一人
而已於戲朝德已凉政刑錯紊檀槐倔起足稱夷豪

禍終內潰不以外陵豈非賢者在塞培殖之乎紀之雖以錄賢實則傷其不內也

延熹元年冬十二月南匈奴反及烏桓鮮卑入寇

見宣紀

陳龜為度遼將軍

龜前為五原太守拜中郎將以車紐反迫殺南單于免至是召拜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指摘政失乞更選匈奴烏桓護羌郎將校尉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帝省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多所革易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以龜繼膺可並紀也

復歲租

從龜請也

崔寔為五原太守

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寔至官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纁之具教之是時胡虜連入一歲至九奔命寔勵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

或問崔寔為梁冀辟斯得以賢錄乎曰吾知寔以五原也雖然漢書謂崔氏盡心貴戚而能終之以居正

則已從末減也乎

三年种嵩為度遼將軍

大將軍梁冀與陳龜有隙徵龜還龜不食而卒于是以种嵩為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胡質郡縣者皆遣還之羌胡順服

六年張奐為度遼將軍

奐坐梁冀禁錮諸交遊莫敢為言皇甫規七上薦之至是詔拜規度遼將軍規上書曰中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乃拜奐將軍以規為中郎將

九年春正月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奐遷復以規代

漢末多賢紀不絕書然而更易不常且多用讒敗此其所以為桓與

夏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

靈帝建寧元年冬十二月鮮卑入寇

熹平六年夏四月鮮卑入寇

秋八月烏桓校尉夏育及中郎將田晏出塞擊鮮卑敗績

鮮卑屢寇邊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

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晏先為護羌校尉坐事論刑
歆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建
議遣兵令晏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破鮮卑中郎將
大臣多有不同詔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
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闗顔瀚海之事
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
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闗四
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
之蓄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塩鐵酒
榷之利設告婚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闗東

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斧鉞而並出既而
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務
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
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
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
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闗塞不嚴禁網多漏精
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
于匈奴昔段頻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頻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
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

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
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瘵疽方今郡縣盜賊
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
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
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蹴國
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
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夫專勝者
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
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
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斷
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為大漢
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
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叛今議者或曰可討
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
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
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
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
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
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

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馬邑之詐王恢以千金不能脫死熹平之出塞也王甫主謀夏育力請田晏以罪人存徼倖之心而皆不效死沙塲曳尾漢獄竟以贖論則漢廷為有法邪靈之為靈又奚疑焉

附漢烏桓鮮卑論

夫烏桓鮮卑漢之東夷即東胡之後也破于冒頓奔保二山歷世相仍遂以為號即其始初微之至也然烏桓通貢于驃騎北伐之時而長傲于呼韓欵塞之後鮮卑慕義于太僕東討之日而窮兇于北庭破壞之餘是何興替之不倫而且與匈奴盛衰倚伏之若是也說者以為夷德無恒消長易見又曰天地西北嚴凝肅殺之氣必有所鍾譬之虎狼虺蛇可以遠驅而不可殄類是固一說矣然君子不是道也蓋禮防所以嚴衛智燭所以明微苟自備之未宜而諉成敗于所遇應變之未盡而責氣數以

必然則堅氷之戒斯虧首禍之罪難逭矣夫烏桓之禍始于去病之失謀而成于光武之偷日鮮卑之禍兆于叅彤之用賂而極于竇憲之自逞蓋皆所以為自備應變者失矣夫隆漢之時所慮者匈奴而已去病奮北伐之威幕南絶警此漢遂息肩時也而乃西徙烏桓遍于五郡籍口偵察以開厲階史言烏桓居止近塞易以為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蓋咎去病也故漢之備匈奴者轉而備烏桓矣及于光武鑒五阮之失利而内徙居民因郝旦之來庭而復置校尉則所謂忽經世之遠規安目前之便利者光武有焉中興之後漢所慮者北虜而已叅彤奏遼東之捷諸部震恐此漢獲安枕時也而乃賂誘偏何優其級賞駕言釋讐坐樹大鯁史言鮮卑罷戰率受厚酬青徐羣緡歲二億萬蓋咎彤也故漢之備北虜者復轉而備鮮卑矣及于竇憲矜三捷之功而忘南胡之欵植已類之孽而資旁觀之俘則所謂邀繼絶之虛名遺養虎之實患憲之謂也要之去病開近塞之釁而光武失察于權變竇憲成授刃之禍而叅彤已兆其纖微漢書曰千里之繆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代不滅蓋誠然矣於戲班虎置校之請已策其侵掠而不能正

夷夏之疆袁安諫立北庭之疏亦料其反側而不能止跋扈之勢此古人所以有冥數之論也

光和元年秋七月議郎蔡邕來

邕為議郎數言事時妖異屢見詔問邕消改變故所宜施行者邕具言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所致前乳母趙嬈門史霍玉依阻為奸聞有程夫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及言太尉張顥光祿勳偉璋等罪廷尉郭實光祿大夫橋玄故太尉劉寵等可信用甚切至帝省奏嘆息因起更衣中常侍曹節于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獄論死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與家屬髡鉗徙朔方邕至居五原安陽縣○安陽即西安陽故城在勝州銀城縣非代安陽也何以紀為世道悲也夫邕來而漢廷空矣或問邕徙朔方何以居安陽曰求和徙郡朔方治五原也是故邕之歸也幾不免于王智

獻帝興平二年代人殺公孫瓚長吏

見宣紀

建安十八年春三月復歸冀州

見宣紀

二十年春正月併雲中五原定襄朔方郡為新興郡

時諸胡大擾雲中五原定襄朔方吏民並流徙分散乃省諸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

朔方何以得紀永和徙治則在吾土也

附太學生陳善邊郡內郡說

夫邊郡者內郡之扞蔽內郡者邊郡之本根理勢相須而勝衰倚伏者也是故水災既定合宮受成中國之治極矣時則葷粥遠逃蚩尤就戮邑涿鹿以為都登釜山而輯瑞邊境亦極治焉青鳥失刑黃竹興悼中國之亂成矣時則三胡內侵戎篚不至烽燧交于驪山左衽處乎伊洛邊境亦成亂焉以至後世趙籍主父之威則富國而[illegible]胡秦遭土崩之勢則廢塞而縮地西漢之勝也闢榆中以置郡並陰山以為塞而一經莽篡邊土分崩常山居庸民戶內徙矣東漢之勝也南虜比于藩臣羌卑雜于編戶而一遇卓兇邊民流徙雲中五原併為一郡矣故夫承平之日則邊土須養于內郡往往有割肉醫瘡之嗟有事之時則內郡播禍于邊土將四潰橫流之不可捄矣故夫深國家之慮者培本根以及扞蔽而輕重以制其權藩扞蔽以庇本根而緩急以措其用於戲是之謂保大永安之道也

二十一年秋七月居匈奴北部于新興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治至是單于入朝魏王曹操留之于鄴使右賢王歸統其國分其衆為五部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中部居大陵北部居新興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監督之備戎之道莫要于嚴防嚴防之道在使之各安其所操知滋蔓之難圖而不知雜居之起釁五胡之亂決于此矣紀之悲之也

二十二年夏五月裴潛為代太守

時代郡烏桓三大人恃力驕恣自稱單于專制郡事郡不能治魏王操欲授潛精兵以往潛曰代郡士馬動以萬數烏桓放縱內不自安多將兵彼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遂單車之任烏桓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所畧潛接誅郡中大吏與烏桓相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數人北邊大震烏桓讋服

或問潛也事魏曰此時固漢吏也能輯烏桓施于代民烏得無紀乎

二十三年夏四月代烏桓反魏王曹操遣其子彰來擊

破之

操召裴潛為理曹掾于是代及上谷烏桓皆反操乃以子彰為中郎將夏侯尚為參軍擊之彰入涿烏桓數千卒至時兵馬未集彰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前後相屬戰至半日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地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彰曰率師而行惟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桑乾縣名漢屬代

何以書反烏桓居代光皇之惠也伺便盜兵罪在不赦何以不書討彰之北伐操之志也掃逐異已本非為漢是故以彰為中郎將不書而曰其子見自殖也

二十五年冬十二月復屬并州

見宣紀

附并州考

夫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帝舜始置分冀北境者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夫不以衛水恒山為號而曰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漢地里志并

州所屬十郡而雲中定襄五原代鴈門已居其五西河朔方乃武帝新置之郡而朔方漢末復治五原則又得其六矣遠于是者南不過上黨太原西不過上郡而已故曰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也一廢于夏初而成周是建再廢于漢末而黃初復仍將寰宇之廣必剖析而後行亦疆域之形有一定而不可易邪雖然漢以前之并并之全也十郡隸而北境過其半魏所置之并非并之全也陘嶺以北舉棄之胡蓋雖有新與之名而無其實矣於戲置烏桓于塞外而寇盜繁分鮮卑于塞內而郡邑廢後來晉人五胡之亂亦自并州始履霜堅氷斯可畏之甚乎

昭列帝章武元年秋鮮卑入居于代

初代烏桓能臣氐等叛求屬于鮮卑扶羅韓扶羅韓迎之至桑乾氐等更議以為扶羅韓威禁寬緩不足與濟更遣人呼軻比能軻比能本鮮卑小種以勇健廉平為衆所推部落近塞故氐等歸之軻比能聞召將萬餘騎至共設盟誓即殺扶羅韓于會而善遇扶羅韓子歸泥部衆皆屬比能乃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而自率部衆入居代郡于是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鮮卑分地

凡中國為夷狄所居其曰居某于某者我居之也罪中國其曰某入居某者彼自入居也罪夷狄亦罪中國夫罪中國以隳防罪夷狄以猾夏可也入居亦罪中國者何誅無備也黃帝之時葷粥是逐宣王之師玁狁于伐曾謂中國而可不自強乎中國不自強夷狄所由侮也侮斯侵侵斯入入斯居居斯僭于是華夷之分乖天地之變成矣入紀以來烏桓南匈奴書居索頭鮮卑書入居所以為世道悲也

後主建興四年魏鴈門太守牽招來擊鮮卑于雲中敗之

招在鴈門鮮卑來犯輒摧破之又搆間離散其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令與軻比能為隙至是招率歸泥擊比能于雲中故郡敗之○雲中前省故曰故郡

或問牽招以鴈門而與雲中之師紀與之乎曰中國有急外夷交侵能師禦之者皆在所與也而況漢末胡亂邊郡蕩然鮮卑烏桓雜處境內斯何時也而可拘以郡界

六年秋鮮卑圍魏烏桓校尉田豫于馬城

見宣紀

景耀四年索頭入居成樂

號成樂曰盛樂

晉武帝咸寧三年秋閏七月新興雨雹

惠帝元康五年冬十月索頭分居參合

見宣紀

永寧元年冬十月新興蟲

食禾

懷帝永嘉四年秋南匈奴北部反并州刺史劉琨以索頭來討平之

初南匈奴北部居新興者部帥劉猛統之猛死從子虎代領其衆至是白部鮮卑反虎舉衆應鴈門應之遂攻新興鴈門郡琨乃使使乞師于索頭拓跋猗盧猗盧許諾遣姪鬱律帥騎三萬助琨大破白部因進攻虎屠其營虎走朔方降于劉聰

匈奴何以書反夫自漢宣處之中壤已隆餧飼之恩建安分為五部再受都尉之命其臣漢也久矣是故書反以正其背國之實書討以著其急賊之義琨之請師何以不書而曰以示能左右之且尊晉也破白部何以不書曰非吾土也

封索頭拓跋猗盧為代公

琨感猗盧結為兄弟于是表言其功請以代封之為

代公時代郡屬幽州幽州刺史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

何以紀譏亂常也疏不踰戚夷不亂華聖之經也先王之建荒服也大者不越子爵西漢之盛匈奴慕義來朝保塞有功者亦皆仍其位號單于當戶之類而已錫之上公啓以內土此劉琨之失謀而晉室之不綱也

附代郡後考

夫代與雲中五原同為邊郡同置于趙武靈秦漢以來或建為國或仍為郡或屬之并或隸之幽為國故有王喜如意之封為郡故有趙求蘇竟之守屬并故同為建武所徙隸幽故不為建安所併亦甚明矣然求素以後則仍有可疑夫劉琨請以代封猗盧朝命許之王浚以為爭則代猗盧之食邑也而辟閭嵩之為代太守也史則曰段匹磾署石虎將支雄之進師也史則曰代相舉代降慕容皝之奉奏也史則曰以劉翔為代太守猗盧未嘗失國代郡未嘗復置而郡國并著且郡仍屬幽其跡可疑也蓋嘗反覆史冊以意逆之曰代封猗盧琨之請也王浚既爭猗盧不復入代矣晉室衰微藩臣拒命諸所錫爵不過假其名號其實不能以所授為食邑也史曰猗

盧以封邑去國懸遠從琨求陘北之地居之又歷歷
書城盛樂遷盛樂則猗盧彼時未入代代仍為郡隸
幽降石氏授劉翰皆是也史不分註其詳而讀者有
兩代之惑是故考以備之

五年代郡人歸并州刺史琨于中山幽州刺史王浚代
之以歸

見宣紀

曰代郡別于拓跋也蓋至是郡國并存云後言代郡
倣此訖于拓跋稱魏

六年冬十月代公猗盧會并州刺史琨討劉曜于晉

破之

琨殺護軍令狐盛盛子泥奔漢言琨虛實漢主聰大
喜遣劉曜攻晉陽以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常山收
兵且遣使求救于代公猗盧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
守高喬以郡降琨父母並遇害猗盧聞告遣子六修
帥衆數萬為前鋒自帥二十萬繼之琨以散卒為鄉
導六修與劉曜戰于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
蒙山遁去琨仍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疲弊且待後
舉劉聰未易滅也留其將箕澹等戍晉陽而還
猗盧上書封代下書助琨亦庶幾乎効順之意矣同

琨書討所以進之也或問討虎之師主琨書以討耀之師首代書會何也曰代未受命則索頭夷也夷不踰華故正其分代旣受命則猗盧藩臣也親不掩功故著其實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平城及新平城

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城新平城于㵎水之陽使其子六修居之○㵎水出馬邑縣西北洪濤山下耶桑乾源

於戲漢之末也諸郡實廢魏之興也諸城是城觀于此而夷夏盛衰之候可知矣內外得失之感深矣

三年春二月封代公猗盧為代王

置官屬

四年春二月并州刺史琨至平城

代王猗盧為其子六修所弒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琨子遵舊質于代為衆所附將軍箕澹衛雄言于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為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桓大驚懼皆曰生死惟二將軍于是澹雄與遵謀率衆南歸琨聞之大說率數百騎馳至平城撫納之得衆三萬馬牛羊十萬餘琨賴以振

冬十二月并州刺史琨奔于薊

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授請救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琨不聽悉發其衆使澹率步騎二萬為前驅自為後繼屯廣牧勒據險設伏擊澹大敗一軍盡沒澹奔代并土震駭尋又炎曄琨窮蹙不能自守幽州刺史段匹磾數遣信邀琨欲與同獎王室琨乃自飛孤奔薊依段氏○廣牧縣名漢屬朔方今天城

嗟夫邊人之歸琨可謂誠矣一驅于王浚再敗于石勒先後繼踵迄無成立紀琨奔薊所以重為邊人悲也由是并土悉胡矣或曰琨奔薊依段氏也何以不書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知難義伏匍匐就之斯琨之失謀也不書歸段為琨諱也匹磾邀琨何以亦不書曰狠子野心輕于去就逞其凶雷終噬義徒不書邀琨不與其邀琨也於戲其不以成敗論人物也乎其不以一眚捲大德也乎

元帝大興元年夏五月代郡太守辟閭嵩謀討段匹磾不克死之

琨旣至薊匹磾甚歡載書設盟共圖石勒後為匹磾

從弟末波所沮乃分屯幽土會匹磾奔其兄喪琨遣子群送之末波率衆邀擊匹磾敗走群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群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襲匹磾密遣使賫群書告琨書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在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不疑公是以相白琨曰與公同盟志奬王室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匹磾雅重琨將聽其還匹磾弟叔軍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吾骨肉購禍是彼良圖之日若有奉之以起者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忠于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嘆于是閻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討匹磾韓據女為匹磾兒妾泄其謀匹磾遂執閻嵩及王據並其徒黨殺之琨亦遇害

閻嵩書討著段氏之罪也或曰閻嵩匹磾所署以圖匹磾義乎曰同為王臣戮力王室段氏之臣則州牧也其不臣則賊也討賊之義惟力是視而何嫌于署乎始受其署終同其逆則祿山得以責杲卿矣將不為賊立幟邪故曰君子大居正小信不由也

明帝太寧二年夏六月代遷于東木根山

代王猗盧為子六修所弑叔父猗㐌子普根誅六修自立普根尋卒國人立其弟鬱律猗㐌妻忌鬱律殺之立其子賀褥時年幼至是親國政諸部夕叛乃築城于東木根山徙居之○東木根山在五原北

遷某上遷之也遷之者為主某遷自遷也遷者為主是故漢文之遷晉陽賀褥之遷木根同事而異其辭

成帝咸康三年代城新盛樂

代王賀褥卒弟紇那立有石虎之難遷于大甯後石虎納紇那之子翳槐于大甯立為代王至是翳槐城新盛樂○新盛樂在舊城東南

四年春代郡降于後趙

見宣紀

五年春三月代遷于雲中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復遷于雲中

八年秋七月代王什翼犍蒐于參合

諸部畢集設壇埒講武馳射

穆帝永和六年春三月燕遷代郡人于凡城

見宣紀

昇平三年燕居匈奴賀賴頭部于平舒

賴頭率所部三萬餘降于燕燕主儁拜賴頭寧西將

軍雲中郡公廝之代郡平舒
新興為燕是謂淪夷賴頭之居必紀仍謹之乎曰知
水益深知火益熱余烏得無謹邪

哀帝隆和元年冬十二月代王什翼犍至代郡

翼犍南巡至君子津遂至代郡○君子津在勝州
此代入于拓跋氏之始也夫未嘉之封見拒于王浚
建興之命亦沮于匹磾至是翼犍始入于代紀之謹
之也

附三疑事考

夫建安併郡合雲中五原定襄以為新
興矣而咸康什翼犍之遷也則曰居雲中咸康遣亂
合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降石氏矣而隆和什翼犍
之南巡也則曰至代又永和昇平之間雲中為魏而
符堅紀則曰晉昇平四年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
斌襲劉衛辰言各相左間嘗以意會之建安併郡為
新興史有特書可無疑也而新興所治在今忻州蓋
已虛雲中之地矣故翼犍得以遷居曰雲中者述舊
之稱也代郡降于石氏史有明證亦無疑也而慕容
儁師至則徙代人于凡城石氏自此失之矣故翼犍
得以至代曰南巡者畧地之辭也大抵拓跋外虜窺
伺北邊諸郡既併則雲中廢守凡城既徙則代郡為

墟因而有之乘其便也古來多事之時彼此共棄之地為外夷竊據者何限亦不止拓跋今日之代雲中也至于符堅之有雲中護軍則因劉衛辰之送款置軍以監其庭或虞北邊諸胡之侵擾設官以領其地卒之分拓跋授衛辰則秦人兼併之成而此其經畧之始也以是推之史文雖殊其大意可知也

帝奕太和五年冬十月代王什翼犍至代郡

孝武帝太元元年冬十二月秦主堅伐代破之

劉衛辰以秦兵伐代代破秦分代為二語在宣紀秦乃置戍雲中慕容紹私謂其兄揩曰苻氏恃其強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必亡之道也

二年春正月劉衛辰入于代郡

秦以衛辰為西單于都攝河西諸虜衛辰遂入屯于代○一曰屯代來城

入者不順之辭所以惡衛辰也胡惡于衛辰衛辰臣事拓跋于今有年矣反覆無恒籍力外國分代入屯因以為利所謂天下之惡一也故為拓跋惡之

九年代郡兵拔秦

見宣紀

或疑衛辰屯代庫仁何以能發郡兵曰分代兩授秦之力也衛辰庫仁志各有存而懷惠一也

後秦姚萇伐秦援兵以歸

秦王堅伐晉兵敗淮淝國大亂姚萇反于北地自稱後秦堅特與慕容冲相拒長安堅寧朔將軍宋萬以三千騎從雲中赴援萇邀擊萬大敗之萬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以衆降萇

書援兵何惡姚萇也龍驤之授堅于萇有恩焉已不能事而邀其援者盜賊之謀也曰以歸甚之也然則宋萬何以不書曰為將而輕棄其師為臣而不死其難無足取也

十一年春正月代人立珪

見宣紀

立稱人宜立者也代故猾夏珪何以宜立曰不猶愈于衛辰乎是故夷狄必有君禮不可廢也小國必有統分不可干也

二月代遷于盛樂

務農息民國人說之

秋八月劉顯納拓跋窟咄于代魏王珪擊走之

顯庫仁子庫仁死以部授弟眷顯弑眷自立屢欵害

魏王珪不克語在魏世家及珪立顯自舍無南走馬邑至是遣其弟亢涅迎珪叔父窟咄于賀蘭部以兵納之珪乞師于慕容垂南出代谷會垂子賀驎于高柳擊亢涅破之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辭珪為代後受之翼犍顯雖忠于窟咄固亂臣也而況包藏禍心以忝其所生也邪

十二年夏六月魏王珪討劉顯于馬邑破之

珪討顯復乞師于燕垂遣子賀驎與俱追顯至彌澤大破之顯降于慕容求○彌澤在馬邑

書討正顯罪也用燕師何以不書與珪也遁跡賀蘭復祖故宇養民致賢時譽翕然微燕顯豈能終逆乎噫紀于魏珪夕與辭蓋亦不得已也夫

十六年秋九月魏王珪屠五原

珪謀討劉衛辰先襲五原破之屠其丁壯收積粟而還○五原先為劉衛辰所據

賊未能得而縱殺以逞非恢復之兵也是故不繫之討衛辰而曰屠志雪也

冬十月魏居柔然于雲中

柔然部人世服于代及秦破代遂附于劉衛辰魏王珪立高車諸部皆服柔然獨又不下至是珪擊之柔

然舉部遁走珪倍道追及之于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徙其部衆于雲中

魏居柔然必紀猶燕居賴頭也

魏王珪討劉衛辰于說跋城誅之

衛辰遣子直力鞮侵魏衆八九萬魏王珪以六千人禦之為其所圍珪乃以車為方營並戰而前大破之于鐵岐山直力鞮單騎走珪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說跋城衛辰父子驚遁分遣陳留公元虔至白壚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鞮衛辰單騎走為其下所殺○

說跋五原屬城

十九年春三月魏屯田于五原

命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至于掴陽塞外勸勞農稼大得人心

紀喜之也夫自諸夷雜居以來金革日尋耒耜失職忽有是舉將非在所與乎

二十年十一月燕慕容寶伐魏魏王珪擊敗之

初魏燕交婚信使來往後燕主垂老子弟用事乃以求馬之故留魏王弟觚不遣魏遂與燕絕數侵逼附塞諸郡垂乃遣其太子寶率衆八萬伐魏魏王珪用

張滚計遠徙以避之寶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
臨河欲濟珪師亦至夾河相拒初寶發中山時垂已
屬疾及至五原魏別遣兵斷其後伺燕使至盡執之
寶既久無垂問魏復使所執使臨河呼曰若父已死
何不早歸寶憂懼士卒駭動乃焚船夜遁時河氷未
結寶以魏軍必不能濟不設斥堠會暴風氷合珪遂
濟選精銳二萬急追之燕軍至參合大風黑氣如堤
自後來覆軍上沙門支曇猛曰魏軍將至之候也宜
遣兵禦之寶不應慕容德勸從之乃遣趙王麟率騎
二萬居軍後以備非常寶仍以猛言為妄縱騎遊獵

珪夜分部士卒嚮枚而進旦臨燕營燕軍大亂珪縱
兵擊之死者萬餘珪先遣洛陽公遵將七萬騎邀其
南至是遵回軍擊其前禽四五萬人寶僅以身免
慕容寶懸軍深入餉道為艱執使一言遂信垂沒悉
甲夜逃罔事斷後智勇俱失何以為師垂以之為後
復命之伐國真耄也哉
二十一年春正月魏王珪蒐于定襄
閏三月燕伐魏援平城
見宣紀
秋八月魏王珪伐燕

魏大舉伐燕兵四十萬南出馬邑踰句注燕幷州牧遼西王農棄城遁幷土悉降

二十三年魏徙劉顯故部于平城

顯之奔慕容永也其衆從之永滅顯降于燕燕以顯子亢涅為廣寧太守至是魏將莫題攻廣寧斬亢涅徙顯故部于平城